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二十回 存大節龐清捐軀 施妖術道人傷將

當下龐將軍言：「此關乃邊疆重地，豈可萬之兵盡帶往進征？且點三千足矣。」中軍領命。龐清進至內堂，與馬氏夫人相見，手攜三歲小孩龐德。夫人曰：「太后懿旨到來何故？」龐清曰：「夫人未知其詳。家叔丞相非良善人，倚著太后權勢，於先帝時屢行不宥，誤國殃民，與忠臣烈士苦結深冤也。曾陷害去陸丞相、陸國母皆忘？今儲君逃出，藏聚於山東雙龍山，今薦本吾往征伐。定必以一命盡忠報國。汝今子母即回陝西故土，不可回延安，且到重慶府汝父府中。撫育成孩兒，切不可露泄姓名，斷不可與叔祖往來。看此不久自有斬草除根之禍，龐門豈不斷絕了。如今夫妻、父子一別，未卜存亡，作速就此收拾金銀，即刻登程，延緩不得。」

馬夫人含淚曰：「將軍此未起馬，緣何出此不利之言，妾身憂矣。且雙龍山及東宮太子，均同宋室江山，不免將軍投降相助正宮太子，何為不美？」

龐清曰：「夫人不知其由。別人投歸太子，正合其宜，惟我龐姓一人難以投順，汝縱有直情輔助，那人准信？即陸國舅，是龐氏仇人，豈有肯相容之理？」夫人曰：「如此言來夫妻、父子乃生離死別，永無相見之日，想來能不令妾痛心？」語畢哀哀慘切。龐將軍曰：「夫人且免悲傷，此乃為臣盡忠，各行其志。吾位拜侯爵，身沾王恩不淺，奈何仲父立心不善，要做奸臣，至使吾夫妻、父子別離。汝別卻京城，攜兒子回歸岳父母家，撫育成孩兒，接嗣吾龐門一脈，為丈夫在九泉之下也感汝恩勞之德矣。」夫人帶淚允諾。是日夫妻說談不盡分離囑咐之言。

住語馬夫人攜子奔回陝西重慶府父母衙中，再說龐元帥。一到教場，早已三千精兵俟候迎接。祭旗發炮登程，城內眾文武送出。元帥言：「眾位將軍請回，不須運送，小心守關，勿負朝廷之恩。」眾將領諾而回。大兵涉水登山，月餘方到山東州府，吩咐於山前二百里安紮大營駐兵。

次日用過戰膳，龐元帥提刀上馬，吩咐眾將兵，「謹守營寨，待本帥單槍匹馬擒拿賊將。出敵得勝不必說，倘殺敗死在敵人之手，只由眾人主意，各盡其心。」眾將軍齊曰：「元帥爺那裡話裡？吾等俱沾朝廷惠養之恩，豈得元帥一人獨當其勞，豈可單刀匹馬送歸虎口？不免吾等盡棄大營，齊同出敵，倘或得勝，竅天之章，如若戰死沙場，同歸一路，不失為忠義之恩，以報朝廷千日養士之恩。」龐元帥曰：「汝眾人那裡得知，吾身居主帥，領了朝廷重任，自然以身殉國。汝等三千餘眾，豈可自喪其軀，枉送多人性命？不許一卒跟隨。」語畢催馬出營，跑至半山，大罵討戰。

有嘍囉報上山中，「有鎮東將軍龐清，單刀匹馬殺至山前罵戰。」陸公子聞言上馬提鞭，有范太尉曰：「龐姓一門惟此人是條烈漢，忠良之士，今日單刀獨馬出敵，必有其由。想必適於不得已，盡巨子之節，以捐軀矣。只可惜身在龐門，失此英雄烈將也。」眾將聞言，各各咨嗟。

當下陸公子一馬飛出山前。龐清一見，大呼：「來者陸鳳陽否？」公子曰：「然也。」龐清曰：「汝罪惡多端，目無天子，今本帥奉命來擒汝等。照刀罷！」陸公子大怒，雙鞭架開。二馬相交數合，龐清撥馬而逃，公子勒馬不趕。龐清冷喝聲：「陸鳳陽，汝身稱無敵，看此盡是虛名！」大刀又斬來。公子怒喝曰：「匹夫！不斬汝誓不回山。」又大殺一場，拍馬而逃。

龐清只見近已大營前不遠，遂大呼：「鳳陽！鳳陽！汝乃貪生畏死之徒，豈是本帥對手？果有能者，再來戰三合。」公子喝聲：「殺不盡奴才！吾明知汝誘敵之計，偏要取汝性命！」催馬上前，雙鞭齊下。龐清並不發刀，只由雙鞭打落塵埃，墜馬而亡。有營中眾將齊出，搶回元帥屍首。陸公子見此光景，也不混殺，帶轉馬回山，一路思量，方知范太尉之言非謬，「此人特來死於疆場，以盡忠也。只可恨龐忠奸賊各卻此忠烈之人。倘以真情實告吾等，言明殿下，豈不准汝歸降？何至於身喪沙場。真令人可惜也。」不覺到山寨中將情達知眾人。

有太子聞言不覺動起傷情，曰：「不意龐門中有此忠義之人，捐軀赴難。只可恨龐太后父女屢次興兵攻伐，枉傷無罪。只因孤一人，喪盡多少生靈，是可哀也。」言畢，淚流滾下。眾將見殿下如此仁心，傷情憫眾，各皆稱仁。李豹曰：「如今龐清一死，軍中無主，不免下山接他兵投降，可否？」太子曰：「龐清已死，豈可再接他兵投降。勿得驚擾，且待他軍運回龐清屍首回朝，以存忠良之軀。」

范太尉歎聲：「殿下深仁之主，只憂龐賊父女未必罷休。義有兵戈擾動矣。」劉迪曰：「不免待吾卜一課，看朝廷還有兵戈興動否？」公子曰：「岳丈且卜一課看來。」是日劉迪卜畢，一卦象排開，點首長嗟曰：「不獨有兵復來，其卦象當凶，主君臣失散之兆。災禍不出四月之久應矣。」

太子聞言大驚，曰：「如此如何逃避？不免趁他兵未集，君臣各各分逃，以免臨其難遁，未知眾王兄見如何？」陸公子曰：「餘載東奔西逐，方得君臣聚會，豈因一卦象之凶而分散君臣？萬一殿下一人單身出奔，被奸黨拿捉回朝，前功盡棄矣。此事萬萬不可。」

劉迪曰：「殿下休驚。卦象須大凶，幸遇凶中化吉。須然有兵應兆，主君臣失散，但散而不久、離而復合，即有此驚險，不為大咎。且守此山，應其凶兆，自有不久佳音。」太子聞言方才放心。

住語君臣商議，再說泗水關眾兵將主帥屍首備格收殮，一程運回本關。有馬氏夫人雖然依允丈夫之言回歸重慶府，但一心未放下，且候丈夫勝敗之音，然後回歸方才放心。不想守候三月餘，眾將運回棺槨。是日哀哀痛切，開喪掛孝。

是日修書，命家丁趕回朝中。龐國丈得聞此報，拆書一觀，心中大驚失色，自言：「不好了！不想陸鳳陽一班賊人如此猖狂，怎生是好？萬一征之不勝，吾龐氏一家一人不能留矣。」此日又不敢奏知天子，心頭納悶昏昏。正想像之際，有家丁稟上：「府門外有一異色道人求見相爺，言有兵機密事，非面陳不可。」

龐國丈正在憂悶，忽聞道人求見，或可解此憂懷未可知，傳命帶進。不一刻家人引道人至。國丈把目一瞻，遠遠只見道人面如棗色，三絡長髯，兩顴高露，雙目碧綠而圓，尤身穿八角道袍，手執拂塵一柄，看來面貌兇惡一怪異道人。不覺行近滴水，稽手長揖。龐國丈拱手曰：「道長體得拘禮，且請下坐。」道人告坐於側。

國丈曰：「請問道長何處名山寶洞，尊號何名？」道人曰：「貧道乃白狼山玉峰洞金霞仙也。吾雲遊只見殺氣起在東方，袖占一課，方知陸鳳陽據守住山東登州雙龍山，猖狂自恃雄勇。貧道不忍生靈塗炭，故特來相投。非為利名，且略施小法，擒拿了陸鳳陽等，以免萬民當災。」

國丈曰：「如此甚妙。惟未知道長有何本領，方可參贊行兵。」

道人曰：「非比誇口之能，貧道修煉有年，身證仙班，觀星望鬥而知氣運興衰，移山倒海，優虎降邪，喝草為兵，乃些須小術，何足道哉；更有翻天換日，倒轉乾坤大法，豈容輕易演出。」國丈曰：「道長既有此神通法力，且於長階下耍弄些小與老夫一觀，方才准信。」道人曰：「丞相要小小演試不難。」即將背上葫蘆解下，口念咒詞一遍，將葫蘆口封皮換去。忽一陣沙塵飛出，向半空中而起。滾滾碌碌，豪光一陣，忽化成一旗，軍馬數千，向半空中落下。喊聲如雷。

國丈見此又驚又喜。是夜設筵相款。道人曰：「貧道用素，何勞丞相盛款。」國丈聞言即命人辦備齋筵。是夜不表。

次早登朝，偶值天子微病，太后臨朝。眾文武朝見畢，有龐國丈啟奏：「泗水關龐清戰歿於沙場。昨天幸得一道人相投。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老臣當時試驗非謬。望懇太后封爵隨征，自然馬到成功矣。」太后曰：「相父既有此人法力之輩，正當授以行軍之任。」傳旨宣道人上朝。

不一刻宣到。道人俯伏金階見駕：「願太后聖壽無疆。」太后一見，呼：「道長免禮平身。曾聞相父奏汝道術精奇，非凡人可及。今有勞道長與國分憂，加封為行軍都慰，敕授上方寶劍，往征雙龍山，捉拿逆黨，皆賴道長之功。」道人謝恩。是日太后又動問國丈：「差那人為帥？」

國丈曰：「不免差湘陽統制，忠勇將軍焦仁為帥。他乃三代將門之子，焦贊之孫，焦廷貴之子。命他為帥，道長為中軍參謀，可保萬全矣。」太后准奏，即發旨調焦將軍半月回朝，加封征東大元帥，帶兵□萬。「務要生擒逆子賊臣三人。成功回朝之日，論功以報卿勞。」焦元帥謝恩退朝。次日與中軍參謀祭旗發兵。一路行程，非止一天。

先說雙龍山頭目、嘍囉，扮作商人打探明白，回山報知君臣文武一眾。太子曰：「朝中興兵□萬，更有妖道相助，萬一疏失，孤君臣危矣。況此枯山，乃完卵之地，如何抵擋□萬雄兵？」

范太尉曰：「朝廷□萬之兵未足為懼，吾山也有六萬之眾，足以相拒。所慮者妖道隨征，猶恐妖術多端，有傷軍士耳。」劉迪曰：「臣前者課卜，其象屬凶，早已命軍士在山後廣開河道，斬柴作筏，備下戰艘五百號。倘不能抵敵，在山後可逃出揚子江，自有通津之道路矣。想來既恐妖道邪術傷人，不若命軍士帶書奔往山西平西王投遞。他有雄兵三□萬鎮守。他正夫人段氏，及法門弟子金光聖母之徒，神通廣大。懇他夫妻回來救駕。又命人復往潼關，東平王高千歲也有雄兵三□萬鎮守。懇他帶兵來相助。倘得二路人馬兵到，安枕無憂矣。」

是日太子急忙修下詔書二封，命人分投而去。

再說狄龍王爺自從得赦回關，天天教習於弓馬之技。自神宗王歸天，只憂奸佞危動江山，是以天天訓練軍兵，以待急用。是日接得慈雲殿下來書，從頭看畢，收下詔書，重賞來人，吩咐：「回山拜上殿下，不須憂慮，並說知陸國舅、范太尉等，小心保守高山，本藩不日兵到。」軍人領命，拜謝狄王爺而去。

復表潼關東平王，也接到殿下求救詔書，賞了來人復命，「拜上殿下眾位將軍，小心禁敵，本藩催兵即到矣。」來人拜謝去。

話說次日高王爺差張夢虎為前部先鋒，帶兵五萬，自交符印夫人代署，登程發進。狄王爺帶隨段氏夫人、五萬精兵登程，符印交狄節公子代署，一路催兵，也且慢表。

再說焦元帥帶兵□萬，有日兵到雙龍山。離近不遠，前隊不走，啟稟元帥，請令定奪。元帥命人馬列開，紮營於□里之外。一探形勢，只見山高嶺險，樹木森叢，旗幟密布，劍戟交加。元帥、中軍看畢，回歸營帳，吩咐埋鍋造飯。

次日天明，元帥升帳，親自出馬帶兵一萬五千奔至山前，將兵一字排開隊伍。山寨聞報，范太尉、陸公子也領兵一萬，擺開雁翅兩行。焦元帥見陸公子一馬飛出，銀盔、銀甲、雪花白馬。元帥大呼：「馬上者陸鳳陽聽著：本帥今日奉旨請殿下回朝，天子弟兄相敘，以免留落邊外，有失王家貴體。」

陸公子冷笑曰：「此語只可哄三歲孩童耳，某君臣非草木之比。倘要殿下回朝，除非盡將龐賊黨羽收除，方才准信。」焦元帥喝聲：「好個匹夫，不聽良言，看銅！」雙雙打下，公子雙鞭架開，兩人發手，各逞英雄。兩軍齊齊殺上，勝敗未分。

道人在陣前觀看，只見官兵漸漸勢弱，即胸前解下葫蘆，將封皮揭去，神豆一撒，紅光一陣，萬數陰兵隨天而下，一同喊殺。走石飛沙，烏天暗地。人撞人死，馬撞馬亡。陸公子與焦元帥戰個平手，卻被道人祭起飛龍火燄打傷左臂，大叫一聲，墜於馬下。焦元帥一見大驚，不發雙銅。范太尉著忙飛下馬，背起向山中而走。山兵敗陣而逃。

野道收回豆兵，拋起葫蘆，紅光一道，收兵回營得勝。是日犒賞三軍。有陸公子背得上山，血流不止。劉迪收集回寨兵，傷去二千餘。命人開家埋掩。未知陸公子怎生搭救退敵，下回分解。